

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(1)

——格拉斯诺奖演说

尊敬的瑞典文学学院的院士们，女士们先生们：

十九世纪的小说作品一旦作了预告，就会不断连载。报刊杂志给了它们所需要的极大篇幅。那时，长篇连载正处于全盛时期。作品的主体部分是手写的，当最初几章迅速面世后，结尾尚未构想出来。现在，只有通俗的恐怖故事或使人流泪的故事对读者具有如此的魅力。

狄更斯的许多小说均以系列连载形式发表。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是连载的长篇小说。巴尔扎克的时代乐此不疲地提供大量生产的系列作品，给当时尚未成名的这位作家上了生动的一课，教会他如何设置悬念、如何在专栏的末尾推向高潮等种种技巧。范塔尼的小说首先连载在报纸和杂志上。首次印行《审判和苦难》一书的那位出版家，曾经在畅销的惊喜中高呼：“但愿这种淫荡的故事永远不要结束！”

一只雌鼠荣获诺贝尔奖

但是，在编织这篇演讲转向别的话题之前，我首先要指出：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，这个大厅和邀请我到这里来的瑞典文学院，对于我来说是甚为陌生的。我的小说《雌鼠》，十四年前就出版了，它的突变的情节及其各种曲折的叙述，也许会有一两位读者想得起来。在你们这样的读者面前，这部小说带有一篇赞词的特征，它是对雌鼠，更准确的说是，对实验室的雌鼠的一首颂歌。

这只雌鼠已经被授予诺贝尔奖。你们也许会说，她终于获奖了。她多年就已经在候选人名单上，甚至进入了前几名。作为被实验的数百万动物——从天竺鼠到罗猴——的代表，白毛红眼的实验室雌鼠最后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东西。为了她的缘故，正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说的，在医药领域内，同时，就诺贝尔奖

2015年4月13日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德国作家君特·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，享年87岁。他的《铁皮鼓》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，也正是这部小说促成了格拉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本版刊登格拉斯当时的获奖演说，以作纪念。

得主沃森和克里克所涉及而言，也在基因控制的无限领域内，不止一人已经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研究和发现，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。

此后，玉米和好几种蔬菜——没有提及任何一种动物——可以或多或少地合法地成为无性系的，因此，这种“鼠人”(rat-men)随着小说不断接近尾声而日益繁殖，成为这种后人类时代被命名为“沃森克里克”的特殊物种。他们把两种最好的种属特性结合起来。人类有许多鼠性，鼠类也有许多人性。这个世界似乎是运用综合来恢复它的健康。在“大碰撞”之后，唯有雌鼠、蟑螂和苍蝇以及鱼类和蛙类的卵幸存下来，这是个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时代，沃森克里克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劫难，做了比他们的本份更多的事情。

人们总是在讲故事

人们总是在讲故事。在人类学会写字日渐有了文人之前，很长一段时期每个人都在给别人讲故事，每个人都在听别人讲故事。显然，长期以来，有些文盲比识字的人讲故事讲得更多更好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谎言。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发现了各种艺术手法，他们很少平铺直叙，而是将它降格为一种次要手法。

在他们绝不枯燥死板而是跌宕起伏的故事中，蓦然间令人惊异地卷入辽阔的河床，但见波逐浪涌，樯倾楫摧，尸浮血染，旁枝逸出，众水分流……这些原生状态的讲故事的人，无需依赖日光灯夜灯而可以在黑夜里完美地进行，他们实际上长于借黄昏薄暮来渲染气氛

引发悬念。他们即不沉闷地生发，也不故作惊雷瀑布，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，当他们感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持久，感到不少听众有意要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便当止则止，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或“未完待续”一语煞住。

在没有人会写字时讲的是些什么故事呢？从《圣经》中的该隐和亚伯的时代起，就有谋杀和屠杀的故事了。争斗，尤其是血腥的争斗，总是故事的好材料。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灾、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。牲口和奴隶的长长的单据是完美地被接受的，一个故事没有血脉相传的详细家谱就难以置信，在英雄故事中尤其如此。

早就有的三角恋爱，今天仍然流行不衰。半人半兽的妖怪故事——他们一开始就在迷宫中穿行在香草中吸引广大听众，更不用说神仙偶像的传说以及航海的历险，这类故事代代相传，经过加工、扩展、修改，乃至变得面目全非，最后由一个讲故事的人写下来，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荷马。《圣经》则是讲故事的人集体写作的结晶。在中国和波斯，在印度和秘鲁高原，不管写作如何繁荣，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的说书人，那些或无名或有名的讲故事的人始终不会收口，他们后来有不少变成了文人。

12岁就想当艺术家

像我们这样集中精力写作的作家，不管怎样我们都还记得不少听过的故事，不会忘却口头文学的源头。一件好事传千里，所有的故事都要通过口耳相传。讲述起来有时模糊，

八、克拉克娜也有一批珍藏？

李茗沁与琳娜李花了不少时间打探蓬皮杜，没有任何眉目。

林老板告诉他曾去拜访克拉克娜，正好听见克拉克娜在与太平商量购买一批家传文物。李茗沁暗喜，会不会与秦汉提供的城堡珍藏有关？想想又不可能，哪会这么容易找到？不过即使是两条线索，也必须加以关注。再说伯伦那条线还朦胧不清。至于那个蓬皮杜，到目前为止，八字未见一撇。目前，也只能在克拉克娜身上做些加法，通过她打开局面。然而，他有些不解，克拉克娜谈起过她的家藏，但根本没有说起买卖，本以为要出让，会和自己商量，不料先与太平洽谈，这表明太平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高于自己。

林老板建议他一块儿去参加斯德哥尔摩拍卖会，克拉克娜看中间几件唐朝金银器，正想找搭档。李茗沁很感激林老板，但愿这趟旅行有更好的进展。而且徐楣丽可能也要飞来斯德哥尔摩。

在飞机上，三人边看图册边商议。李茗沁滔滔不绝说起了唐代银器。克拉克娜耸耸肩道，想不到你是通才啊！

林老板提醒她在飞机上闲聊的话题：文学与文物的关系。克拉克娜说，我爱文学，文学对文物鉴定有帮助，文物的审美通过线条、造型、色彩来解决，文学则是训练抽象美，长而久之，对文物的审美与鉴定非常有益。李茗沁说，我最崇拜的是克拉克娜小姐，精通各类中国古董，还能说中文。克拉克娜哈哈大笑。

有时犹豫，有时迅急，仿佛被恐惧驱使着，有时悄悄耳语，以免被人偷听走漏风声，有时高声，有时清晰——所有这些技艺都源自文学自我期许的实际上很难达成的初衷：编织生活的精彩片断。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，如果我们在写作中忘记了这一切，那么，我们的故事就会吊书袋，就会像灰尘一样干巴巴。

现在，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可以读，也是一件大好事。不管我们高声为他人朗诵还是独自吟诵，书籍总是具有永恒的价值。它们已经成为了我的灵感之源。在我年轻而具有可塑性时，诸如麦尔维尔、杜林这样的大师，或路德的出自《圣经》的德文著作，经常激发我高声朗诵。我在写作时，会把墨水与唾沫搅在一起。现在事情已经变了许多，被称为写作的苦工，我已忍受了五十年，不，我在自讨苦吃时添加了不少调味品，我咀嚼那些咬不动的多筋骨的章句，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软糊糊的东西。我在狂喜的孤独中自言自语，当我捕捉到恰当的语调、共鸣和回响时，我就挥笔疾书。

是的，我爱大声朗读。长期伴随着我的这个伴侣的多音符号的健谈不断在呼唤我，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写的文字变为一部部手稿。当我向听众朗诵某些篇章时，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自己的书更令我喜欢——这些书好久以前就已经流到那个封闭地区，已经化为读者自己的财富。早已过了语言的断奶期的青年，头发花白却仍然贪读的老人，把那种书面语言变成了他们的口头语言。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。赢得一种立场，逆时代潮流写作，在他的路上铺设站得住脚的真理，这就是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。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许诺：未完待续……然而，我是如何成了一个作家、诗人和艺术家——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一齐令人惊异地写到了白纸上呢？是一种怎样清高的家庭教养使一个孩子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呢？

共和国记忆

李 菁

18.再次证明了刘伯承的判断

刘弥群说，父亲一向对情报工作非常在意，“很注意抓“舌头””。当年与日本人交战时，刘伯承特别注意从日军留下的物品中寻找蛛丝马迹。有一次反扫荡，手下一个参谋去厕所时看到了日本人用过的大便纸，拿过来一看，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，写了几个地名，还写了“29”这个数字。刘伯承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，认真分析纸上信息，判断敌人可能在29日对纸上写的几个地方进行合围，便命令该地区部队撤离。果然日军在29日进行了扫荡，结果一无所获。

“作战情报非常重要，没有情报没法作战，对情报的敏感程度也是考验一个指挥员智谋的关键。”后来也从事情报工作的刘蒙对父亲一直很敬佩。1942年的某一天，抗联来了一位朝鲜族同志，来八路军指挥部和大家合影，很热闹了一阵。几天后，有人报告：这位同志突然失踪。刘伯承得知后，又结合其他信息，马上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打电话：“我判定，他的失踪意味着日本人马上要大扫荡了！”有人认为刘伯承太过敏感而不以为然，但刘伯承找到专门负责保卫八路军指挥部的陈锡联，找好了撤退的羊肠小道。后来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了刘伯承的判断。

而在长征途中，刘伯承带领部队过五关斩六将，留下无数传奇与佳话，更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与智谋。这些故事已被演绎过无数次，但在刘蒙绘声绘色的讲述中，又增加了许多鲜活的内容。

过彝区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，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故事。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，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，树立了“新汉人”的形象。在当地人的帮助下，刘伯承找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军队后人陈志喜了解当地情况，随即决定将突破口放在做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工作上。



在当地被排挤的小叶丹对这支队伍也比较积极，他马上派自己的叔叔来与刘伯承部队见面，“父亲特地挑选一些高大的士兵，穿上最好的军装，佩戴最好的武器”。小叶丹的叔叔来了，对这支部队充满好奇，再一看司令员，谈吐不凡，当即就要求刘伯承跟他上山见小叶丹。刘伯承一口就答应下来，其实在当时还是有不可预知的危险的。小叶丹见了刘伯承就要结盟，没有酒和酒杯，刘伯承就让警卫员从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，在彝海里舀水，以水代酒，然后歃血为盟。通过彝区时，刘伯承与聂荣臻再三叮嘱：“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不能开枪！”一个工兵连在前面开路，不料没走多远，工兵连的人一个个光着屁股跑了回来。原来他们被彝人缴了枪械、夺了工具，还被脱光了衣服。这些士兵严格遵守命令，坚决未发一枪。

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，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，刘伯承的敌手正期盼这幕历史再次上演。

当时安顺场的守敌并不多，刘伯承最初的计划是想趁敌人不备，偷渡过江，所以作出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。由于通信原因，当时未能与总部取得联系，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后来向刘蒙回忆，由于过度疲劳，刘伯承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，嘴里还不断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有船，我就有办法……”

刘伯承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交代了三个任务：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；迅速找到船只；把船带到渡口，做好准备工作。很巧的是，当天晚上，国民党一个司务长要了一条船到对岸找他的相好，孙继先当即把他捕了。但是船漂到下游，孙继先下去找，左推右推半天推不回来。眼看着天亮了，心急如焚的刘伯承问手下：“孙继先哪去了？这个家伙还不回来，硬是把偷渡改成强渡了！”——后来成为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孙继先告诉刘蒙，当他回到部队时，还以为刘伯承要把他一枪毙了！

这种情势下，只能“强渡”，守卫的川军已经发现了他们。当时第一船强渡的战士被敌人火力强压在滩头上，岌岌可危，而这一边只剩下三发迫击炮弹。刘伯承让孙继先找来有“炮神”之称的赵章成。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程庸



再往前走，见到一座哥特式古堡。李茗沁举起相机，问道，这古堡是为了防范北方维京人的攻击？克拉克娜说，这儿已经是维京人的地盘了，维京人经常南下骚扰劫物，为防范南方人报复，就建了城堡。李茗沁趁机多谈论城堡，说这个城堡的底部用泥土筑城，我在巴塞罗那、荷兰见到的城堡都是石头根基。克拉克娜就介绍了城堡的种类，无意中说出祖上也有一座古堡。他等待克拉克娜继续说下去，但她停了下来。

克拉克娜说，我摸摸李茗沁好眼力可能跟汉字有关。李茗沁说，怎么讲？克拉克娜说，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使用字母文字，唯独你们不同，造型文字，其中大量象形，对造型有天生的训练与把握力。李茗沁说是的，汉字有上下结构、左右结构、内外结构，对称结构，不对称结构……

克拉克娜又说，被象形文字喂大的子民不同于我们这些念诵字母的人，全世界，为什么就你们艺术品最发达，品种最丰富，留下来也多，我想拥有汉字是重要原因。在你们眼里，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做成艺术品，瓷雕、石雕、木雕、椰壳雕、木雕、犀角雕、牛角雕……象形文字，对理解工艺美术至关重要，你曾给我讲解一件宋朝粉盒，令我印象深刻，你能判断粉盒上工整柔和的线条像书法，西方鉴赏家往往缺少这种敏锐精细的审美能力，不会在这些不经意的却是至关重要的地方作出评价。我想这就是使用汉字的独特之处。

在附近一家西餐馆晚餐，克拉克娜仍津津乐道刚才的话题。这家餐馆提供一种简式的牛排套餐及葡萄酒，林老板、李茗沁不停敬酒，克拉克娜也豪爽，连喝几杯，红晕泛起，话也说得多了。李茗沁说，真像唐代古典绘画中的美妇人！克拉克娜睡眼惺忪地看了李茗沁一眼，你看，今天李茗沁不断讨好我，说得我心花怒放，潜台词就是喜欢我，不是吗？东方人就是不一样，含蓄，不直接说喜欢我，而是转弯抹角地表白。李茗沁、林老板都笑了。

回酒店时，克拉克娜有些醉意，林老板与李茗沁扶她回房间，出电梯后，林老板说要去买包烟，借机离开。